



茶山上的母亲

■ 安徽岳西 汪乐园

在大别山腹地岳西县西北边的青天乡,天蓝水清,山宁野静。我家住在一个叫石板冲的地方,大概三岁左右,我便随着母亲踉踉跄跄地上茶山,因为那是家里除了父亲教书微薄的薪水外,唯一的经济来源。母亲务农,我们兄妹三人读书,生活的负担沉甸甸地压在母亲摘茶的手上。我家的茶园海拔七百多米,蜿蜒的山间小路上,时常有蜈蚣、蚂蟥、百脚虫等毒物出没,偶尔还会有一条蛇吐着信子从鞋面上游过,让我胆颤心惊。

但到了茶山,我的羊角辫子就开始飞扬。那冒着尖的毛茸茸的茶叶,一根根探出头来,满山的茶香沁人心脾。我背个小竹篓从左边跑到右边,从上面跳到下面,这里采一枝,那里采一把,高兴了就站到茶树中央双手开采,犯懒了就干脆躲进茶树底下什么也不干。母亲怕我跑远,时不时丢一句:“园哎,伢哎,哪去了哦,来吃糖哦!”我听了偷偷笑,发出一声“喵喵”的回应,转个身撒开腿跑向她的怀里。母亲摘茶很有耐心,手速很快,大小均匀,人称“王麻利”。每天黄昏时分,父亲拎着一袋子鲜草走六公里到乡里卖茶,茶贩瞄一眼我家的茶叶,二话不说直接上秤,甚至有茶贩直接点名要。一个茶季下来,大概能赚两千多块钱,这在当年,大概是家里全年一半以上的收入。所以一到茶季,母亲就来了精神,早上四点多起来,带着一瓶水和方便面上山采茶,铆足劲摘了一筐又一筐。如此一春又一春,一年又一年。

上高一那年,我家那排阴暗潮湿的泥巴屋终于换成了一幢一楼一底的红瓦白墙。父母亲喜上眉梢,埋头苦干半生,终于有个敞亮的房子和院子。听母亲唠叨:“今年茶季要好好忙了,要是能凑钱买个太阳能装上,就



不用天天用柴火烧水了,有太阳的日子就可以直接放热水洗啦!”于是,那个春天,母亲提前去卫生院打了增强体力的药水,准备大干三个月。全家人使命在肩,丝毫不敢怠慢。终于攒够了四千块钱,家里安装了那款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。路过的邻里纷纷羡慕:“你看,家里人多就是好,一个茶季都能添置一个大件了。”

摘茶的岁月一直持续,家中的条件日渐改善。而我一天天长大,也一天天走远。毕业工作后的一个五月,得空回到老家再上茶山,那些儿时的记忆一幕幕翻过脑海。母亲还在摘茶,戴个草帽弯腰弓背的姿势,丝毫未曾改变。我默默注视,她把嫩叶一根根采下,小心翼翼地放进背篓,猛然发现她的举手投足比以前慢了,手中的茶叶总是不经意地掉下来。

记不清多久没有回家,也记不清多久没有好好地

陪母亲坐着喝喝茶。她总是有各式各样做不完的事,干不完的农活,从菜园到茶地,从山上到田里,一件接着一件,恨不得日夜不停息。久而久之,我的琐事越来越多,回家的次数慢慢少了,电话也寥寥几句就挂了。

十几年,对于草木,只是十几次枯荣,可对于母亲,是从壮年到中年,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。母亲老了,她为我,为我们这个家的付出,我不能度量。就像茶山上的茶叶,我不能数清。只见橱柜里的药瓶越来越多,枕下的止痛膏一盒又一盒。她用透支生命的方式,用爱与包容去垒砌这个家的砖砖瓦瓦,打理着零零碎碎。眼睛一片湿润。望着茶山上妈妈的背影,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在茶园里疯跑的年代,那时的她,身轻如燕,手快如梭。

母亲倒下了,在2013年9月13日。那天,秋雨刚刚落下。母亲和婶婶们难得在家里聊家常,忽然,母亲一阵眩晕,昏迷不醒。“铁打”的身体终于经不住长期的内耗,轰然倒塌。几经周折,被确诊为脑瘤。在手术后的几天休养中,她都沉默不说话,静静地看着药水慢慢注射进自己的身体,听着左右床的病友们的呻吟。她开始憧憬好起来的生活,“等好了,家里的事也慢慢放一放,只种点菜,茶山就包给别人吧,家里条件也好些了,你们都出来了,我也可以省省心了……”她饱含泪水,却又无可奈何,那些耕种了大半生的土地,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放下了。在爱与搀扶中,母亲只走过了1年零9个月。

昨夜又在梦中见到母亲,还是在一个依山的地方,还是记忆中那片茶园,还有几株盛开的彼岸花,母亲背着一个竹篓悠悠地走,一片黄叶在她身后落下。

思念从未停止,逝去的永远难追。

我的村庄我的家

■ 安徽合肥 王富强

在昔日的农村,常常见到七八户人家集群而居,组成一个零星分散的蕞尔村落,当地人俗称庄子。村庄古朴而祥和。树木茂盛,枝桠轩邈。祖辈们栽下的幼苗,历经几十年的时光,现已浓荫如盖,站在大堤上看不见庄子里的房屋和人员,只能远远地听公鸡打鸣、犬声汪汪。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植被足以泽阴后人,也是老祖宗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。

村庄的清晨就是被藏在枝头的鸟儿吵醒,那些有名或无名的鸟儿在天刚麻麻亮时,就难耐寂寞,亮起清脆的歌喉,一声鸣啾,百鸟俱和,那是一曲既高亢激昂又轻盈婉转的大合唱。有人经不起这样的闹腾,索性拿根竹竿在枝头恶狠狠地敲两下,欵拉一声全飞走了,还没等进屋,它们又悄悄飞回来,人与鸟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。其实,我们应当顺其自然,把属于鸟儿的时间留给它们。幸福有时就像田间的一眼泉,汨汨地渗着水,滋润着平淡的生活。

那时生活节奏总是慢悠悠的,闲时这样,忙时也不见长。人们缺乏的就是时间概念,没有钟和表,对时间的掌握,只能晴天看太阳、雨天靠判断。经常日上三竿,早饭没吃;正午过后,锅灶未动。慢得如鹅行鸭步,仿佛一旦快了就打乱生活的基调。即便这样,村庄的主旋律依然不变,人们秉承民淳俗厚的传统,和谐共处,没有金钱上的角逐,各自为生;没有名利上的竞攀,相互尊重。大家对贫窶的生活都有一个共同的祈求:家庭六畜兴旺,田地五谷丰登。

按照卜筑依自然的原则,基本每户人家门前有场、屋后有塘,这种住宅布局保持着当地特有的文化背景,从过去一直延续至今。屋檐低垂,茅茨不剪。走进室内,氤氲着一股浓烈的炊烟味,房梁和墙壁像涂上一层墨漆色。六月酷暑,没有空调和风扇,唯一御热的工具就是两把旧蒲扇,布条包着边,用它扇风驱蚊。土墙草顶,盛夏太阳再热也晒不透,白天家里凉爽,前后门敞开,微风阵阵穿堂而过。到了傍晚,太阳带着强烈的紫外线落山了,地表余热被晚风渐渐吹散;吃过饭洗好澡,搬出凉床或板凳,坐到全身凉透,再回屋就寝。有时索性就睡在屋外,祖母曾告诫我们:夜露伤身。露水为湿寒之凝,长期露天夜宿,身体会于积寒气而致病。

老人家在岁月经年里提炼出来的人生箴言,可惜被我们当成耳旁风。

时间在默默地改变着一切,那些看见或看不见的东西。土墙年久失修,或遭风雨侵蚀,墙体局部开始倾斜,一时又不能修葺,父亲在斜面的支承点上放一块宽木板,用根长木柱杵地支撑,并在木柱前端吊块石头,借着重量下沉的物理作用,将倾侧的墙体加固防倒。农村生活常常演绎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,似流星划过儿时的天空。篱笆枝头悬挂着一只鸟窝,搬来凳子层层叠加,站在上面把窝里的稚鸟逮下来,我们的天真却伤害了鸟妈妈,它羽毛瑟瑟,向我们发出凄厉的吼叫。可惜那时我们都年幼,听不懂也看不出鸟妈妈的愤怒。

相比之下,鸟儿是脆弱的,它没有足以攻击人的手段和本领,马蜂就截然不同。看到枝头垂吊的马蜂窝,我们商量着如何捅掉它。拿着长竹竿,戴上厚帽子,穿好胶布雨衣,一切准备就绪,悄悄走到蜂窝下,对准枝与窝的毗邻处打下去,栖息窝内的马蜂被突然的攻击吓坏了,全部急促地蜂涌而出,并开始寻找伤害它们的目标。我们拔腿就跑,不跑还好,一跑就暴露了,马蜂顺着风迹紧追不放,脸、手、脖子没有防范到位的地方都被蜇红肿了,大人拿出新鲜的大蒜头,对着蜇伤部位擦一擦,或许起到一点止痛消肿的作用。但遇到身体硕大的黑蜂,一旦被它蜇到,剧烈的毒性立刻导致局部肿胀,像发面包一样,看上去让人害怕。炽热的疼痛持续几个小时也消不了,只好到县城医院去挂号看病,穿白大褂的医生看到我们这副模样,一番训戒后,开点消炎止痛的外用药膏涂抹患处。吃一堑长一智,日后偶有相遇,也会敬而远之。

日复一日,新农村建设的步伐终于惠及故里,乡村面貌焕然一新。分散的住宅统一规划,两层楼房拔地而起,居住环境改善了;彩电、冰箱、洗衣机等电器产品一应俱全,生活质量提升了;轿车、摩托、自行车等交通工具家家必备,出行难题解决了。走在通往小康生活的道路上,人们气充志定,豪情满怀。村庄是我的村庄,我像一位骁勇的士兵,自由驰骋,不受拘束。家园是我的家园,我像一只迁徙的燕儿,穿梭往返,自由飞翔。

剥高瓜

■ 安徽蚌埠 徐玉向

我盯了刘塘窝那片高瓜很久了。高瓜、芦苇及其他水草连成一块,远远望去似一座绿色小岛,不时传来野鸡的啼叫。苦于没有大小孩牵头,我一度只有眼巴巴远远看着。

对于高瓜滋味的真切体验是个偶然的的机会。那是跟三大娘家的哥哥姐姐去园子里浇菜,他们从塘里拽起一根高大的水草,将肥大的根部剥掉几层软壳,露出一个嫩白的物件。我看他咬完一口后非常享受,就抢过来也咬了一口。实在看不出,其貌不扬的家伙竟然像萝卜一般脆嫩,却又比萝卜甜。他们说这个东西可以拿回去炒菜。从那时起,每年的夏天我便记挂起这片生机勃勃的高瓜丛了。

一天傍晚放牛往回走,才到山岗就远远望见刘塘窝边上围了一群人。围观的人说高瓜丛中发现了野鸡。塘中一位堂哥正在指挥几个发小从几个方向朝中间摸过去,野鸡的鸣叫一声连着一声,似分外慌张。我赶紧脱了鞋子跳下去,靠近高瓜丛时,水已齐腰。远处并不显眼的高瓜秧竟然高出我们一大截。高瓜一丛一丛地分散在池塘中,每一丛之间竟然分得很清楚,刚好留下可以过一个人的空档。可是脚下的泥却是非常陷脚,每次提起都相当吃力。

“跑掉了!野鸡跑掉了!”

几分钟后,当我伸着头向中间冲时,塘边的人忽然同时呼叫起来。似乎野鸡的逃脱在意料之中,作指挥的堂哥并没有去追,而是继续督促我们朝中间摸。他说里面有野鸡窝,可能有小野鸡。他是真的要捉小野鸡吗?也许吧,反正他家养了许多鸽子,再养一窝野鸡也没什么稀奇的。最终,我们翻遍整片高瓜丛找到了4枚小小的野鸡蛋和一窝凌乱的鸡毛。眼巴巴地瞅着堂哥捧着他的战利品上了岸,我们一对眼色,立刻散入高瓜丛中。等我们上岸时,汗衫里全都是鼓鼓囊囊的,晚上一盘清炒高瓜是跑不掉了的。